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三十七

宋 陸游 撰

朝議大夫張公墓誌銘

於虜士有才足以任重責成謀足以折衝經遠而不見
知於人不獲用於時者世固有矣人猶未以為憾也至
於知之而不盡用之而不極利安元元之功卒不克見
則後世讀其事至於悲傷歎息有不能自己者某自壯

歲客遊四方獲識其豪傑如朝議大夫張公其殆是已
公諱郅字知彥和州烏江人曾大父諱延慶大父諱補
蓄德深厚然皆不仕父諱幾才尤高以子貴贈金紫光
祿大夫公少用兄待制邵出使恩授右迪功郎調開化
尉兼主簿歷平江府西比較務監南嶽廟平江府錄事
叅軍全椒令復監南嶽廟監行在激賞酒庫所糴米場
樞密院編修官通判建康府主管台州崇道觀主管淮
西轉般倉監登聞檢院太府寺丞知真州鄂州提舉江

南東路常平茶鹽公事復主管崇道觀建寧府武夷山
沖佑觀積九遷至朝奉大夫遂請老以子過郊祀恩積
四封至朝議大夫公為人魁磊不凡學問識其大者臨
事前見逆決若燭照龜卜無秋毫疑滯他人極思慮不
能可否者公一言處之常有餘裕初為編修官公府吏
素容養習為奸利無所畏忌視掾屬無如也公因事時
白發其甚不可者羣吏縮栗至相語以公白事為憂未
幾坐臺評免歸孝宗皇帝受內禪敵猶窺江淮上慨然

思却敵復中原廟堂共謀拔擢人材分任兩淮事築城浚隍什伍民兵漕上江之粟以儲兵食乃自楸地起公主管淮西轉般倉然初議乃欲槩付以淮西邊事不獨治倉庾也會更用大臣所議不果行乃以公監廩院丞大府無深知公者求試外出守儀真得對言臣疎賤歷州縣頗熟民間事今蒙恩使治郡不敢不力惟淮南新被敵禍民散徙未還臣當體聖意安輯撫摩察其蠹弊一皆上聞惟陛下省察如臣不任職固不敢逃罪前守

員琦獻羨緡八萬皆文具實不有一金公到郡悉以實
聞訖得免輸俄詔兩淮郡守及部使者各上用錢券利
害公力言券用於四蜀全盛之地故能流轉然猶有弊
今兩淮凋瘵如此諸郡賴以給用度者不過酒稅新為
戰場無復土產可以貿易獨賴錢幣而已若用券商賈
且不行何以為郡時議者多妄揣時事謀開邊隙公密
奏敵盟固不足恃然其主孱懦懲故酋敗盟之失方幸
無事其任事之臣又皆齷齪日事琴奕無遠略可知我

若惑浮言遽動不惟力有未給又激彼使生事朝廷且
盱食矣上頗采用其說公因言真為楊楚之衝當城此
郡以固人心度費緡錢十萬米三千斛而郡有上供與
經制羨數可得大半止乞給降三萬緡發傍近屯兵二
千人臣身自督役不再閱月可成既得請果以四十有
四日告畢樓櫓屹立而民不與知上聞益知公可用代
歸入對所陳又合上指乃有武昌之命入辭上慰諭曰
卿真州之政不苟鄂上游重地是以委卿卿便宜體此

意到郡有事第奏來御前當遣金字牌報卿公感奮益
盡力鄂為江湖間一都會總領轉運及都統制三司鼎
立異時多縱肆雖幙府僚屬皆下視郡守公素剛介難
犯人固已震畏其名及視事衣冠視瞻甚偉號令設施
皆當人心由是莫不敬憚而軍中猶倔强自如縱羣卒
入市視民及郡兵有長身中度程者輒毆以往公捕至
郡庭呼吏作奏軍吏羅拜請後不敢自是訖公去無敢
犯都統入朝有營卒夜挾刃貸於富室脅使不敢言公

廉得之馳入提舉軍事張平家平素以凡事公呼家人置酒公曰我來正欲飲但當得劫富民者行軍法乃快飲尔平惶恐立捕治如公言妖人吳興居屬邑有詔命捕公求得善捕盜者唐青厚資給之且授以方畧遣行而方士皇甫坦挾禁輿勢為私請公弗聽俄獲興以獻及公還朝上首問獲興之狀公謝曰妖人在郡境不即置法至煩詔命臣乃有罪然唐青實盡力賞未償勞敢昧死以為請蜀士以喪歸遇名盜破舟殺人又欲斲其

棺公厚賞捕之竟伏法由是江路清夷有誤觸舟者柁
師大言曰今張公在此汝尚敢爾邪歲大疫公為之營
醫藥以全否為醫殿最餓給之食死予之轉民家一牛
死貸錢三萬以買犢治聲聞於行在及使江東公言部
中旱饒南康尤甚濟之當如救焚拯溺今當奏事往返
且兩月請先馳至部議所以賑卹者又條上其事甚悉
上皆從其請事略定乃入對且以聞上惻然曰何以使
吾民得食至麥熟邪公又具以計畫對上勞勉遣行會

詔諸路諸郡陳事之不便於民者公因言歲饑民流去
年渡江而北者殆數百萬至淮南亦無所得食死者相
枕藉今僅中熟而郡縣不度民力督常賦及私負甚厲
加之造寨屋教民兵行和糴勑馬棚鑄錢幣未見其利
已不勝其擾願發德音一切罷之此數事有主之者施
行方力而公盡言乃如此武臣提點刑獄怙權侵官公
畧不為屈職業所及必力爭得直乃已至甚不可者又
以互察法劾上之其人懼乃與池州守相附結排公賴

上素知公譖不得行歲滿請奉祠而歸初待制治命以遺恩官諸姪仲兄秘閣公祁辭不取以予公之子初不告也公聞亦固辭而乞官孤姪孝嚴寓家蕭山收養孤嫠與同甘苦視所居之鄉如其宗黨進善人誨責其有過者俗為一變門當吳越大道有病於旅死於行公以私財療治斂瘞之無遺力歲惡饑民爭歸公公為設食不可數計然用度初不給足食或不肉也間無事時出門尚羊扶一童立里巷老稚遙見稽首祝之曰願吾父

壽百千歲為窮民歸淳熙十六年八月七日晨闢戶有方外士二人來謁公接之如平時將食曰吾今日病不能同汝食家人請命醫公不許且麾使去家人行數步回視之奄然逝矣享年八十有七娶余氏進士芾之女封恭人贈碩人先公三年卒諸孤以公捐館之明年十月二十有八日奉公之喪與碩人合葬於慶元府鄞縣桃源鄉西山之原子六人孝伯朝請大夫權禮部尚書兼侍講兼實錄院同修撰孝仲承議郎京西南路安撫

司幹辦公事孝叔孝季未官而卒孝穉從事郎監嚴州
神泉監孝聞從事郎新差管押紹興府石堰慶元府鳴
鶴鹽場袋鹽女四人修職郎高得中進士王孝友其壻
也其二早卒孫六人守之宜之約之及之即之能之孫
女十有五人初公兄弟皆負異材惟待制稍顯榮然皆
不得盡行其志秘閣之子中書舍人孝祥以進士第一
起家出入朝廷二十年文學議論政事隱然號中興名
臣亦未四十而卒公晚遇主又壽最高亦竟不用識者

謂天嗇其報將大興張氏後而公之陰德在人其後亦當大今尚書公忠孝文武方極柄用公既以通議大夫告第矣追榮且繼下然後知識者之言為驗某生晚不及拜待制之門若祕閣及中書則辱知厚甚晚始識公於武昌公又特期之遠不惟以祕閣中書故也時方葺南樓公朝夕召與燕飲慨然語曰吾南樓天下壯觀要得如子者落之子之來造物以厚我也謝不敢當今尚書之客皆一時賢傑其巨筆鴻藻皆足以慰公於九泉

而尚書獨以誌墓屬某豈猶以公遺意邪用是不敢辭
銘曰

世患無才才大輒棄萬里之塗方駕而稅若時張公表
表國器入掾樞庭謗讒亟至兩城一節所至大治抱負
萬億出微一二猶或忌之竟以讒躋言歸江濱風雨財
蔽聃然耄期化被閭里天其知我報在孁子教忠之榮
四品告第尚有寵褒震耀一世爰勒斯銘式賁幽隧

王季嘉墓誌銘

予自尚書郎罷歸屏居鏡湖上郡牧部使者多不識面
至縣大夫以耕釣所寄尤避形迹弗敢與通惟兩人曰
山陰張君橐會稽王君時會相從驪然如故交張君端
亮英達不幸卒於官王君尤淵粹有守官滿造朝來別
予悵然語之曰贈行當以言願足下自愛毋以用舍媿
初心敗晚節君曰是我志也及見除書從天官銓調湖
南轉運司主管文字以去方是時大臣多知君賢近臣
或奏疏薦君而揚歷久且嘗為邑以最聞近比當得美

官君一不顧方上書論進退人才當考實不宜以近似
斥善士已而迂道來過予喜津津見睂宇曰某於是粗
能不負公所期矣予作而畋曰僕不失言足下不失已
皆可賀也及卒予聞訃驚嘆為朝廷惜此一士亦竊喜
君仕雖躋而志達也會其子前葬來求銘因敘而銘之
君字季嘉慶元府奉化縣人曾大父起大父元發皆布
衣考中立以君有列於朝再贈至宣教郎君自少時事
親孝事兄悌處鄉里學校從師擇友甚嚴言語舉動忠

敬有法與兄時敘同登乾道五年進士第仕自台州司
戶叅軍歷袁州州學教授監行在左藏西庫知紹興府
會稽縣最後終於長沙自迪功郎七遷至朝散郎賜緋
魚袋初魏惠憲王判明州累年君移書丞相史魏公言
國家早建儲宮以定天下之本而魏王偃藩在外天下
皆以為當然者父子異宮天下為家東藩之守猶異宮
也然父子兄弟之情終若有間雖曲加恩禮豈若用故
事使得日奉朝謁外庭濟濟示天下以公內庭熙熙從

家人之樂哉史公讀之太息稱善會魏王薨言不果行
觀君此書使得居中任用其補國家化天下必有大過
人者矣有識之士恨君之不遇也會稽歲霖潦郡方督
已蠲之賦甚急君持不可守不聽乃袖告身易服立庭
中力爭守為之奪氣民賴以紓遂修社倉之政因立保
伍以察不孝不悌惰遊不逞者風俗一變會營奉永阜
陵吏按舊比抱文檄如山環案立君徐視去十之七餘
不可已者召民面給錢粟與為期會於是民不知役而

事悉集君所至設施多可稱述論事亦多識大體予所書特其章章可備史官之求者若廉於貨財簡於自奉不納妄餽不受羨俸此在君為不足言故皆畧之君銳意經學有易詩書論語訓傳鄉飲酒辨疑凡數十百卷文辭簡古尤喜為詩與范文穆公及尤延之楊廷秀倡酬諸公皆推之有泰菴存稿三十卷病已亟猶強起拱手端坐無惰容顧家人曰吾學易晝夜之理甚明遂卒享年六十有四慶元六年正月丙申也娶楊氏封安人

淑柔孝恭晚益好靜安於死生有學士大夫所難者先
君一歲卒男女各五男宗廣以君遺恩入官宗大太學
生宗朴早卒宗野宗愚女長嫁進士楊琪迪功郎沈黯
進士杜思問進士孫之穎幼尚處孫男五人與點與回
與賜與文與求孫女七人皆尚處諸孤將以十二月甲
午奉君及安人之柩合葬於某地之原銘曰

君才雋偉天所授早篤於學晚益富年過六十是亦壽
道悠運促志弗究子孫森然敏而秀如芝在庭驥在廐

築丘植櫟日高茂盛德表表宜有後

石君墓誌銘

會稽之姓石為大君諱允德字迪之會稽剡人梁開平中分剡為新昌君之籍在焉為新昌人五世祖開府儀同三司待旦以學行為范文正公所禮子孫又多賢為聞人而石氏益為名家君曾祖景恭祖端怡父圖南獨皆不列仕籍然邑人皆推以為賢長者至君繼以好學謹行事後母至孝舉鄉進士亦每在選中然卒不過以

死吾嘗觀一邦一邑之士其犯法觸禁流離困踣者非必皆其身不善也問其先往往喪節而貴者也否則不義而富者也否則養交黨事頰舌飾詐售偽以取名譽者也其仕而達處而給足且有才子令孫者非必皆其身之賢也問其先往往正直而不遇者也否則廉讓而貧者也否則篤學守道而不為人知者也若君之家世庶幾於正直廉讓篤學守道者歟君又能繼之而滋不遇初君先世寡兄弟至君亦孑立而君乃生四子皆不

墜詩書之業天之報將有在矣君薄於自奉厚於賓友所居財蔽風雨而作東園有大堂方池為宴客之地客至把酒賦詩奕棋投壺或終日迺休平居尤樂施惠嘗葬不舉之喪遺失時之女晚與族人吏部公畫問議同作義莊以給族之貧者會吏部下世君乃與其子提刑宗昭將終為之而君又歿提刑亦歿善之鮮克舉如此於虜悲夫君歿以慶元六年四月癸丑享年四十九娶許氏朝散郎知辰州從龍之女子孝本孝施孝聞孝積

皆進士女孟嫁太平州司戶叅軍趙時儒仲季未行諸
子將以嘉泰元年十二月甲申葬君於仙桂鄉大姥山
之原實祔大墓來請銘銘曰

維石畜德世克嗣至君宜顯迺復躋報不在身在後裔
天之昭昭其可恃

夫人陸氏墓誌銘

夫人陸氏吳興人曾大父某大父某皆為薦紳士大夫
父某有學行為進士母劉氏同郡戶部侍郎劉公岑之

女劉公蓋與進士君遊甚久夫人幼有美質懿行既笄嫁金谿人故通直郎黃君齊黃君仕至靖州軍事判官以歿夫人持家教子有法度廟享賓燕合禮嫁娶不苟里中多稱之遇疾雖篤不亂起坐盥櫛正衣冠乃歿其歿以慶元六年十一月己未享年六十七上距黃君捐館舍三十六年初葬以嘉泰二年十月壬午實祔黃君之墓夫人三男子曰甲曰庚曰丙一女嫁陸縝四孫自勉自得自立自防一孫女予與夫人皆吳人夫人之先

徙吳興而予家徙山陰其實一族也而緄又予從子故其孤以朝奉郎通判江州黃君榮之狀來請銘銘曰生芑溪嫁汝水夫善士又有子家方興孫嶷嶷葬得銘永弗毀

程君墓誌銘

君諱宏濟字志仁兵部尚書諱瑀之子尚書鄉里世次家有譜墓有碑國史有傳君生於宣和六年客有得古劒於武夷山中以獻尚書已而君生遂以劒命之幼讀

書記誦博敏號奇童十二能為詩有老成氣紹興初尚書以給事中勸講邇英殿敷繹古義開廣上聽以濟中興之業者甚衆君槩聞其說輒嘆息不已一夕夢道君皇帝大駕南還且以告尚書尚書悲慨為賦詩他日以中書舍人傅公崧卿傅公抱負大節常思捐肝腦死示國家與尚書尤厚讀詩感歎曰忠義出天資非勉強可至吾輩老矣使後生皆如此兒寤寐不忘國事尚何慮讎恥之不雪哉十年以宗祀恩授右承務郎久之不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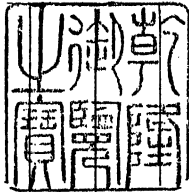
官或勸之仕皆不從秦丞相檜亦嘗以問尚書君尤不
謂可凡再為監南嶽廟法不許復請乃命以江南西路
安撫司屬官尚書壽終君哀慕過人除喪監通州金沙
鹽場秦丞相用事久數起羅織獄士大夫株連被禍者
袂相屬也廉得尚書所著論語說過近似語以為訕禍
且叵測母夫人憂懼不知所為君侍左右無俄頃捨去
且慰解言先人逮事三朝上所眷禮必且蒙矜宥願母
戚戚母夫人賴以少安君雖竟坐罷官然母子居家如

平日同時得罪莫得與比蓋高宗皇帝終保全之如君
所料久之起家為江南西路轉運司幹辦公事時李莊
簡公光自海南歸舟下瀟湘而病君曰吾先友也且兒
時蒙公知得一見死不恨亟謁告往迓兼程抵江州則
李公至蘄州薨矣君弔祭盡哀歷江南西路提舉常平
司幹辦公事遭內艱除喪監建康府榷貨務乾道元年
六月丙戌以疾卒年財四十有二官止通直郎明年五
月庚申葬於蕃陽縣鑒山之原夫人臨川黃氏吏部郎

季岑之女六男子有功宣教郎故通判秀州有孚朝散
郎戶部搞賞酒庫所主管文字有元進士有徽太學內
舍生充國子監小學教諭當赴殿試正奏名有初有大
皆進士二女子長適進士鮑庭揆次適黃州黃岡縣尉
臧誨一孫蒞始予自蜀召歸出為江南西路常平使者
進士程君有章字文若以五字詩為贄卓然有元和遺
風予刮目視之自是二十餘年間數相見及見於臨安
程君已入太學更名有徽字晦之才名動一時即君第

四子也來屬予銘君墓不獲以衰病辭銘曰

古士奚學惟忠暨孝君雖不試志弼名教中蹈嶮難凜
不回撓咨爾後人是則是劬



渭南文集卷三十七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渭南文集卷

三十八至
四十

詳校官庶吉士

臣陳若霖

主事

臣呂雲棟覆勘

總校官知縣

臣

繆琪

校對官典簿

臣

郭祚熾

謄錄監生

臣

劉能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三十八

宋 陸游 撰

朝奉大夫直祕閣張公墓誌銘

公諱瑄字子律寧州真寧縣人其先為邠寧望族世以
學行著或居邠或居寧居邠之後故吏部侍郎兼侍讀
舜民為元祐名臣居寧者則公之大父大中大夫也諱
居擢元祐六年進士第元符三年徽宗皇帝嗣位下詔

求言太中時為黔州彭水令上疏切直出數百人上而數百人者得其副亦歎以為不可及會蔡京入相取奏疏次第之置奸黨上等特降官衝替永不許改官數年遂卒於沈廢後以子仕登朝累贈至今官實生朝請大夫通判永州事諱通則公之考也亦累贈至中奉大夫中奉遭亂南渡從大將岳少保飛為之屬身先將士屢與金人鏖戰走其名王大將策功進官方慨然以功名自許會朝廷與金和中奉去幙府調知岳州巴陵縣有異政久之佐永州以

歿識者謂用不究其才後當有興者公始以郊祀恩入官
調贛州會昌縣主簿未幾以材選攝事興國丞信豐令皆
閱歲會昌與梅州比境梅移文捕逃卒卒已亡去巡檢司
乃發卒圍其所親李杞舍杞雄其鄉以為恥詬聚謀亂令
託辭委縣去以印屬公公不為動械巡檢卒繫獄親為檄
諭杞以禍福杞惶恐聽命縣賴以無事興國有婚訟久不
決公察其婦人不類良家一問引服信豐俗悍輸賦卒不
以時吏亦以此擾之至相率抱嶮自固吏計窮即以民拒

官為言公曰豈有是哉馳至近村憇僧廬中以善言招其鄉之為士者及父老與之酒食從容曰稅賦豈可終負然已失時姑使吾得十七藉手若何皆踊躍而去更相告即日皆集如約公去而之他鄉悉如之旬日歸報大守洪公邁異其能方薦於朝而忌者間之於部使者遂止調潭州右司理參軍有老卒夫婦居牙城中白晝為何人所屠而掠其貲卒有義子兵官疑之執送州且以同處之卒及牧羊兒為證既擊獄公親詰之皆詞服公察其寃他

日取牧羊兒寘壁間引義子者與他重囚雜立庭中出
兒問孰為殺老卒者憫無以對乃入白州請揭厚賞募
告真盜不閱日獲之則卒王青也捕至具伏且得其資
於市庫無遺即日釋義子去湘鄉縣械鋪卒張德上州
以為手刃其叔祖公引至前語之曰茲罪十惡赦宥所
不及汝兄與叔祖同居汝暫自外來有何憾而戕之德
泣曰囚來省叔祖不得見兄以疾告就視則死而非疾
也方愕眙兄與里正及鄰人笑謀執誣之且以言脅誘

謂決不死今乃知死矣因稱冤不已公亟呼其兄與對
兄情得語塞遂伏辜他死囚類此得不死者十有七人
終不言賞府帥林公栗以直得名臨事剛果小人揣知
之有榜於州治門言提轄官者為帥謀將稱兵林公怒
闔門徧呼吏卒驗其書一兵典者與榜出一手親詰不
服乃以付僉廳苛慘雖至終不服乃屬公即僉廳鞫問
公寬之而諭使以情言且許以不死始具言提轄官橫
甚為所患苦之狀度不可許故出下策為此榜以為不

及帥則無以激其怒不知乃陷重辟公問於六局兵人言同公乃白帥且求寬其罪林公大怒嘻笑必誅之公一日凡十餘進力爭曰帥所以屬某者欲得其情也今得其情而失信則有司自是不復可鞠獄矣爭至算林公亦悟黥隸嶺外而已民有訴一寃死而十年不見理者訴於提點刑獄馬公大同馬公以屬公公閱其獄皆謂震死公獨得其死狀實以鬪歐非震也公曰臯固有所歸然歲月久屢更赦令當從末減馬公強果自信

下吏莫敢與爭公獨不為屈又有訟者馬公直判委公
勘某罪公力陳其不可馬公皆霽威嚴如公請識者兩
善之公每白事姓名歲月及事之名數曲折皆成誦在
口無一遺者馬公始亦疑因強記一條驗之牘皆合乃
大歎服自謂不逮又調常德府武陵縣丞政事益明習
攝縣及府從事者凡再閱歲紹熙中武陵大水犯縣城
不沒者三版門不得闔水且入城公時方攝縣丞命實
土於布囊以塞門俄而水定乃設方略募舟救民且親

載粟戶給之泥行露宿無所憚蠲閭賦輸一切必以實
吏不得一搖手民忘其災縣三里港灌溉甚廣久弗治
數遇枯旱公為築之不愆期訖事因治他陂塘無遺利
迨今賴焉以薦者及格改宣教郎知隆興府奉新縣縣
有營田征賦比他為最薄民競耕之久而營田罷以鬻
於民履畝取稅比舊已增俄而復命折粟帛以緡錢其
低昂或至十百民皆破家不能輸令屢以病告不見聽
公力請又不聽則欲棄官去會帥張公杓來是公言始

奏蠲之戶千有九十皆若更生楊公萬里記其事他興
除利害勸農桑築陂防興學校不可勝載所部及府俱
以其事論薦於朝而王公大人亦自知公乃命主管官
告院進將作監主簿太府寺丞方公在朝子右史舍人
翺翔三館俄擢從班父子相望於班列中客至門見公
便坐從容聞國朝故事前輩履行後生所未聞者人人
饜足退而見舍人碩大雋傑之資同時進用為國光華
史冊所載殆無以進焉而公了不以自滿方勤其官如

仕州縣時文思院火告身綾無在者士大夫不以時得
告身公時在告院建言援故例便宜以雜華綾紓目前
從之藥局舊隸太府積奸弊至衆公曰夜窮極弊原髮
櫛而縷析之都人無貴賤皆得善藥方擢真要官而近
比厄於未為郡公亦小疾思彷徨外藩力請去乃知嘉
興府中貴人藍氏殖產於崇德縣名田過制而役不及
有鐘淳者糾之藍迫期去產以規免官吏欲許之公判
曰兩家物力相去遠甚而藍又白腳必如法乃可一郡

稱快故人子察舟方醉縱從者與將官朱樗年忿爭交
訴於府公察故人子不直治其從者不少貸民張璠得
臨安營妓與之歸遂欲棄妻出子其兄止之復悖兄兄
以告官公為逐妓歸臨安且以大義開諭之於是璠為
兄弟夫婦父子如初其為政有古循吏風類如此且摘
發隱伏照了如神良民雖相與化服而奸豪之讒作矣
改主管建寧府武夷山冲佑觀公怡然命駕去郡人錢
公牧鄉之老成人嘗以書抵其舅婁公機曰張公廉直

有守近時鮮及今乃遽去此無他吾鄉士民福薄耳歸
過國門右史方請外乃檣舟北關需同載而歸會右史
被命使金國右史將懇奏辭行公不許曰使事不可辭
我留此待汝自薊門回乃偕去未晚也遂寓錢塘門外
張氏園甫再旬右史既渡淮而北公女孫醜老生十歲
暴得疾醜老慧而孝公甚愛之朝暮親撫視因亦感疾
比其天家人不敢告而公揣知之曰吾與此孫偕逝矣
遂卒享年六十有四上始聞之疾革以子方遠使加直

祕閣蓋異恩也公自宣教郎七遷至朝奉大夫賜緋魚袋娶韓氏魏忠獻王元孫通直懿胄之女封恭人三子嗣真從事郎新新州新興縣尉先公七年卒嗣祖苦學得心疾未能仕其季則朝散大夫侍立修注官兼實錄院檢討官國史院編修官資善堂小學教授嗣古也一女適宣教郎新知太平州蕪湖縣趙汝鏐三孫烜煜舉進士幼未名公資磊落恢疎與人交洞然無城府而默察其賢否邪正無能遜者善則稱之不遺餘力不善則

苦言規之雖愠不恤也初中奉公遭亂去秦生公於襄陽遂卜居宜春公仕宦五十年先疇之外不增一壟比右史奉公喪歸至無屋可廬其清約如此右史卜以開禧元年八月丙申葬公於袁州宜春縣歸化鄉宜化里大富嶺趙家衝之原以王君克勤之狀來屬某為銘某與舍人同為史官因得從公遊義不可以耄疾辭銘曰彭原之張與邠相望邠遷杜城元祐之英彭原綿綿獨處不遷至太中公得譴以忠中奉履難有功兵間傳家

未興益以才稱剛不容世方用而蹟是生記注麟儀鳳
肅父子在廷國有典刑子聘於幽公逝不留上聞歎息
加錫祕職生誰不終責耀無窮刻銘隧道百世是告

山堂陸先生墓誌銘

陸氏之遺譜曰漢太中大夫賈生仕為豫章都尉葬於
吳胥屏亭始為吳人至晉侍中贈太尉玩生始始生萬
載萬載生子真子真生惠澈惠澈生閑閑生兒兒生丘
公丘公生探探生山仁山仁生玄之玄之生元生元生

生景融景融後四世曰文公希聲仕唐為戶部侍郎同
中書門下平章事文公生崇崇生德遷猶居吳遭唐季
之亂始從家撫州之金谿德遷生有程有程生演演生
處士諱戩配曰周氏處士生贈宣教郎諱賀配曰孺人
饒氏宣教生從政郎諱九思配曰孺人賜冠帔彭氏從
政生山堂先生諱煥之字伯章一字伯政生而穎異端
重五歲入家塾坐立語默悉有常度讀書自能質問出
長者意表與季父象山先生九淵生同年學同時先生

不敢以年均狎季父象山則朋友視之磨礪浸灌甚至
十三學為進士即有聲十六諸父開以大學先生一聞
輒窮深造微極其指趣而文章機杼自成一家宿士見
之多自貶以為不可及屢貢禮部皆不合學益成文章
益奇閔世學多淪於異端尤務自拔出以張吾道意所
不可雖名儒顯人為時所宗者必力斥之恨力之不足
也諸父雖繼以進士起家亦不用於時象山晚為朝士
陸陸百寮底旋復斥死先生滋信其道之窮蓋將退耕

於野著書傳世而未及也以嘉泰三年十月戊子卒年六十有四諸孤以是年十二月乙酉葬先生於某鄉之福林娶陳氏鄱陽人有賢行先十八年卒子男三洽濬決洽篤於養先生出遊賴以經理家事無後憂濬遊太學有雋才而器度淵粹可喜決方就學女五項黠朱日邁鄧文子其壻也昏良士餘二尚處先生葬曰迫幽隧之銘未刻既葬二年濬以先生之友晁君百談之狀來請銘某以既嘗序先生文章所謂山堂集者而先生多

朋游不應併以銘見屬因辭焉連三年請益勤乃敘而
銘之銘曰

陸姓入漢祖好時兮迨及豫章始南徙兮吳晉至唐世
見史兮斷自文公三百祀兮傳世八九昏可紀兮雖不
公卿世為士兮後乃浸大名實偉兮培養既久產杞梓
兮維時伯章繼以起兮白首篤學未見止兮攘斥異端
正而不詭兮天不少留使耄齒兮伯章之志在其子兮
我銘於隧亦以誄兮

監丞周公墓誌銘

公諱必正字子中曾祖諱衍朝奉郎祖諱詵左朝散大夫
母贈太師秦國公曾祖妣郭氏祖妣潘氏李氏張氏
俱贈秦國夫人考諱利見左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
妣尚氏贈鄴郡夫人世居鄭州管城縣祖秦公通判吉
州遇亂不能北歸因家焉光祿與弟秦公諱利建皆世
以進士擢第公與從父弟丞相益公諱必大成童俱入
家塾學行修立俱以世科自期已而益公策名又舉博

學宏詞如其志公乃不偶始以祖遺澤補將仕郎易迪
功郎監潭州南嶽廟亦嘗貢至禮部久之調袁州司戶
叅軍適歲旱盜起分宜尉巡檢捕之昏不能獲安撫公
公茂良聞公至召問計公曰此昏飢民羣聚貸粟以自
活耳桀黠為之倡者財一二輩可以計取餘必自散龔
公乃檄公往捕至則諭以禍福解散其黨而陰募鄉豪
授之策俾擒致盜首於是盜盡得坐誅者二人而已龔
公復委公以荒政當是時自郡至屬邑流民至集公曰

夜行視凡累月全活鉅萬諸司共薦於朝孝宗皇帝召對便殿論奏合上指諭以將褒用遂改宣教郎知建昌軍南豐縣南豐劇邑也公遇事明敏常若有餘民相氏夜被盜併殺守藏奴賊逸去公物色求之果獲面詰猶不承搜其家得白金器一篋既至倒奩出之囚聞其聲即引服淨梵寺有盜夜斬關入既獲公察其非盜挺出之立賞捕真盜僧恨甚以公為故出訴之郡郡方以他事怒公即逮所縱囚繫鞠甚峻囚不能自伸并邑吏皆

重坐未幾獲真盜送郡拒不肯治公乃以白諸司雖治
猶久不決御史聞之奏徙大理乃得實如公所言邑賦
色目極繁以入償出不足者猶四萬緡率苛征預借苟
逭吏責公至一切罷之且以其實言於轉運司得稍減
邑賴以蘇鄉校久不治公凡可以補弊起仆者一切為
之甫滿秩詔赴都堂審察除主管官告院進軍器監丞
會益公參知政事公請外知舒州陸辭所陳又合指命
公卹民隱修武備闢田萊并究鼓鑄利害先是同安宿

松兩監歲鑄鐵錢三十萬緡言者以為擾既損其半而
監亦遽廢亟復會歲薦饑又命罷鑄故臨遣及之公至
郡乃知地產鐵炭民以不售為患而兵工失業亦或轉
而為盜故當饑歲尤宜鼓鑄以聚民條上便宜詔命復
鑄且省宿松監入同安公奉行尤有術公私皆便又奏
自昔鼓鑄未始殺以鉛止因議者謂入鉛之錢不可為
兵始殺鉛以鑄臣嘗親視之鉛之精者為飛煙其滓惡
下墜鑪底與鐵初不相為用亦嘗以入鉛不入鉛錢較

其堅脆及冶為兵初無異徒使處信兩州歲歲輓運謂
宜廢夾鉛之制又奏郡歲輸上供緡錢五萬八千舊皆
倚辦於常賦不足則取征權之贏以補之乾道間守臣
偶以羨餘為民代輸租稅一年而來者因踵為例會征
權之贏不能當其半餘三萬趨辦於坊渡二十九所今
諸場舊餘鐵炭及民所貸錢凡一萬五千緡若取以為
鑄本可歲得三萬緡代舒民上供悉罷坊渡之征百世
利也事俱施行大修學宮如在南豐時又立文翁廟於

學立周將軍廟於城南皆舒人也復故隄城北以禦濫
溪漲溫民田數千畝復為膏腴因作四橋於北西東門
之外其一公自捐俸為之州民號周公橋郡東南有烏
石陂分其流旁則為石塘陂烏石之民欲專其利乃壅
水使不得行石塘之田歲以旱告公命懷寧令丞視之
得實圖上於州公按圖自以意定水門高下甫去壅水
未尺餘得古舊迹與所高下不少差陂利始均石塘民
喜至感泣乃歌曰烏石陂石塘陂流水濺濺有盡時思

公無盡時徙知贛州過闕上諭曰聞贛兵悍驕死徙之餘今亦無幾可勿復補儻尚循故習卿當便宜行事朕將以他郡兵更戍公對守臣古號郡將今結銜云知軍州事苟有過臣自當臨幾應變不敢勞聖慮上喜明日語宰相曰周必正有器識似其弟謂益公也至郡江西副總管錢卓本起行伍暴人也入境下令諸校將以翼日部肄其子弟選補軍額初不以告郡會卓請見公詰其率意力一之且微諭以上旨錢驚謝然意不悅乃漏

公言於諸校將激使詣郡訴公徐曉之如所以告卓辭
指明辯卒皆帖服無敢譴者章貢二水來自郡南夾城
東西流皆有浮梁以濟而城南獨以舟渡溪惡或至覆
溺公始作南橋又治道路以石易甃最數百丈興國縣
之安陂溉田六十頃水勢自上奔突故難築而易壞壞
且五十年公命復之費不及民擢提舉江東常平茶鹽
公事入奏還道玉山縣縣有徐田陂某渠瀕江數決將
徙渠則地主不可將徙陂而下則柘陂居下流懼為已

害復不可交訟於公公諭徐田民買地鑿渠倍餽其直
柘陂民遂幡然無靳色不三日渠成溉田三百餘頃民
大感悅江自陂而下避礙析為兩支其一掠縣塢而去
歲久岸潰民居其濱者聞公修渠以利民乃遮道自言
公為相水之衝為石隄民欣賴之相與繪公像祠於玉
虹橋側歲時奉牲酒抵今不懈舊法沒官之差以畀民
耕而歸其租於常平及是議臣請鬻田以價充糴本公
言如此則常平儲愈匱請除新令光宗皇帝從之因并

行於諸路池州舊試貢士率寓景德寺隘不能容士病
之會闕守公兼領郡事始作貢院植八桂於門名其門
曰擢桂是歲貢士五人而三奏名士以為公之賜言者
誅於間言誣玉山之役以為擾罷歸主管建寧府武夷
山冲佑觀上章納祿不許再命武夷祠而公歸志已決
告老益力乃許致仕公自江東還闔門屏外事讀書賦
詩者累年益公少公一歲亦謝事歸第相與置酒高會
無少間時人比漢二疏益公薨公哭之慟不復有世間

意開禧元年十一月旦感疾不起享年八十一娶向氏
文簡公五世孫封恭人前公一年卒男二人緹蚤天綱
今為修職郎前潭州醴陵主簿一女適進士胡榆孫男
二人頌頴皆將仕郎孫女一人尚幼恭人之歿也葬廬
陵縣膏澤鄉金鳳山耐大墓之東至是乃以十二月庚
申奉公柩合葬焉維公仕自廸功郎積遷至奉直大夫
爵管城縣開國男服三品公孝友最篤歸自龍舒築第
於永和鎮聚族共爨弟姪蚤世育其孤如己子伯氏宜

春守出妾之子世修流落顛境公訪得之為治產築室
於永豐蓋伯氏志也其處閨門率如此鄭人有寓旁近
者皆歲饋之剛介有守不以進退累心方家居時前後
當國數公多與公有雅故數問公安否公應之泊然益
公屢推恩數以貶公亦辭不受善屬文尤長於詩孝宗
皇帝嘗訪當代詩人於胡忠簡公銓忠簡首稱公數文
閣直學士程公大昌亦稱公文學操行之美晚取莊周
息黜補劓之說名其堂曰稟成因以自號有文集三十

卷書有古法四方豐碑巨扁多出公筆既葬網以朝奉
大夫新知真州郭君贊之狀來求銘某與益公定交五
十年且嘗遇公於臨川適重九日同集擬峴臺風度話
言尚可想也而女孫又歸公之從子紀情好厚矣銘其
敢辭銘曰

仕不為不逢人不以為通年不為不究人不以為壽有
愛在民百世不泯有業其丘利爾後之人

夫人樊氏墓誌銘

廬陵隱君子宣溪王英臣之夫人樊氏同郡永新人曾
大父佐大父仲文學行皆見推於其里中父才字子明
尤以賢著聞敬其里之長老而教其子弟環數縣從之
決曲直雖所不與亦皆厭服往往內省而徙義為善士
矣二男五女獨竒夫人以為吾門亦將賴焉及少長女
工婦儀未習而能事親左右無違及笄歸英臣君舅南
鵬交友傾一世食客塞門君姑不幸早沒二長子亦不
得年冢婦嫠居悲傷齋居不能與賓祭事亞婦又父母

奪志獨夫人佐英臣仰事俯育凡祭祀燕享將迎慶弔
婚姻之事一皆身任之英臣隱操達識見於楊公廷秀
誌銘先夫人十五年捐館舍夫人不以家事累諸子使
皆得用其力於學暇則勉以道義名節不獨責其仕進
起家也及琳以進士策名又嘗有列於朝出為大縣丈
章得盛名然後薦紳間愈知英臣及夫人之賢夫人母
壽百歲夫人無一日不遣人問起居珍膳良劑必出其
手終身不少怠又請於朝得封卒如子明之言夫人以

宣和五年五月某日生以開禧二年十一月甲辰卒享年八十有四卒之明年三月甲申葬於廬陵縣膏澤鄉山寺岡之原子男四人長即琳也宣教郎新知潭州衡山縣次揚杲揚烈揚暉皆進士女二人迪功郎辰州叙浦縣主簿張履勉解進士曾需二女及履皆已卒孫男八人霽之彬之勝之濛之得之冲之隆之豐之嘗試吏部孫女九人壻則迪功郎新道州江華縣主簿張淵進士左利見戴元宗曾克寬易應龍彭舜牧劉侃劉治元

曾克愿利見克寬亦皆嘗貢禮部曾孫女各七人尚幼
琳子友也遣一介行千七百里持書抵予於山陰澤中
以臨安府府學教授危君稹之狀來求銘予年八十三
不敢以老疾辭銘曰

女也而行則士耄也而志不惰敏而好修靜以寡過持
身如畏趨義則果我銘之悲維以代些

渭南文集卷三十八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三十九

宋 陸游 撰

求志居士彭君墓誌銘

廬陵太和有士曰彭君惟孝字孝求曾大父述大父琮
父汝弼三世皆篤於為善鄉人過其門棄車者式放驚
者肅忿爭者解去蓋古所謂一鄉之善士歿而可祭於
社者至君不幸甫冠而孤服喪致毀族姻憂其不勝喪

共以大義寬譬之乃少自抑而事母盡子道鄉人皆喜
曰是稱其家子也稍長力於學聚書萬餘卷號彭氏山
房延老師宿士主講說命子姪執弟子禮惟謹君亦造
其席旦暮不懈每自勵曰學而不施於事猶不學也於
是調鄉閭之急赴公上之難必行其志乃已鄉士當試
禮部而以道遠食貧未能駕者君不待其求亟饋之蓋
非一人其他館寓客藥疾癘藏死字孤多至不可數造
梁以濟涉甃甃以夷途周其鄉百里無不以身任之退

無夸辭矜色以人不知為喜識者謂且享天報然舉進士輒阨於命乃浮江東遊遂詣行在所上書言天下事自丞相以下多稱其言議英發將推挽之而卒報聞公即日南歸自誓老於故鄉築第閔壯園林臺沼為一邦之盛自號求志居士或曰玉峰老人日置酒觴客笑談不倦間則賦詩多警邁之思以開禧三年五月癸未考終於新第享年七十有三明年嘉定改元正月甲申葬於石陂泉岡之原初君從艮坐平園誠坐三先生遊君

之卜葬也三先生賦詩屬文以表之一日而傳天下由是無遠近皆知彭孝求國士也及君之葬將求銘而三先生皆已歿於是諸孤與君之友曾君之謹謀曰然則捨陸渭南將安歸乃以曾君之狀來請銘君之配倪氏婉嫗有法度先君九年卒丈夫子五一飛前卒一鳴一德太學生一愚禮部進士一遵皆有學行女子子二周瓊曾煒其壻也孫模果察察察裴桌蔡蔡蔡模模皆繼君卒女孫七已嫁者二其壻曰吳克勤李憲周銘曰

有蘊不逢以布衣終世歎其窮孝以事親惠以及人世
與其仁冠弁我我後從前訶憂媿則多積書充宇行必
稽古孰予敢侮於序孝求學講行修言歸於丘我作銘
詩百世是貽匪君之私

吏部郎中蘇君墓誌銘

公諱玘字訓直泉州同安人其高大父翰林侍讀學士
諱某曾大父觀文殿大學士太子太保諱某兩世皆贈
太師封魏國公大父諱某朝請郎贈金紫光祿大夫考

諱某中散大夫贈正議大夫兩魏公皆厚德重望仕至公卿登載國史至光祿正議仕雖不甚通顯而學術風節皆挺挺為時聞人游公定夫銘光祿墓而正議之銘則韓公无咎作兩公皆重許可然於稱述猶歉然若不能盡者正議三子公最長而正議之配碩人歐陽氏實充文忠公之孫公生出既異於人又天資嗜學恂恂孝悌才雖高而不以驕人處羣衆中退然若不能者及遇事奮發切中事機於古有考於後可傳而公色辭愈謙

下衆或不知其出於公也初以叔祖待制致仕恩補將仕郎調右迪功郎嚴州遂安尉會正議通判平江府正議嘗為樞密院計議官同僚胡公銓上書詆斥時相胡公既貶竄正議亦株連去國不調者久之及來平江適王晌為守揣時相意日窺伺正議正議廉且公無所肆毒既去而正議權府事適中丞常公同卒於海鹽公為文歡之語頗及時相晌得之曰此奇貨可以逞即為告密之舉時相大忿嗾御史劾奏且曰常同師德之友壻

且其子玘之婦翁遣玘致祭以庫金二千緡賻之雖究得誣狀正議猶徙汀州公坐停官及時相死正議起於久廢公亦復官調台州黃巖縣主簿台四邑黃巖為大縣地百萬畝吏與豪民為市戶籍惟出鄉有秩手官莫能稽考公日夜紬繹吏不得欺雖數十年蠹弊昏洞見貧下始得職徙准西安撫司書寫機宜文字又以辟書從舅侍郎方公某使金國裨助既多又以其暇繫日為書凡山川城邑人情風俗登載詳密史官蓋有取焉歸

而知衢州常山縣其治抑豪右伸貧弱下令簡而信用
刑明而寬前日翰公上不以時者昏期而至又因定陽
一鄉民病於役與義役厝置井井有理至今為利它鄉
人不病者亦置之其虛心裕民如此歲饑出倉粟振糴
不待上命民賴以不死徙徐遣吏市米於吳視常平舊
藏悉如其故政既成顧縣學久第不治乃力葺之進秀
民於學以禮延鄉老先生為之表倡士亦自知勉勵儒
風益盛至於橋梁道路廐置委積產蓐醫藥莫不為之

經理而於掩骼殮死長養孩幼尤篤後數十年士民追
論之猶感涕也召赴都堂審察監行在權貨務都茶場
公事親盡孝惟恐毫髮不當親意繼遭家難執喪毀瘠
注血食米不鑿鹽酪蔬果皆不御終喪期如一日朋友
規以於禮為過輒痛哭以對規者亦為慘愴至除喪久
之容貌猶不能復故通判明州在官二年歷兩守政事
獄訟不苟合亦不為崖異然有一媿事士民輒譁曰此
出於蘇公也城東有造船場晁公以道坐元符上疏錮

不許親民來為船官所著書及文章最多邦人至今言
晁朝散公慨然為築祠立碣致其師尊之意陳忠肅公
嘗調於明而豐清敏公明人也公又言於郡立二公祠
於學宮風勵學者其所建類非庸衆人所及如此會歲
歉常平使者朱公元晦檄公屬以一郡荒政客米自海
道至者多公請於朱公請發積錢廣糴以為後備朱公
為聞於朝如其請又建築定海縣崇丘河漕四千頃公
為之親駕不避風雨歷五月而後成還朝除知衡州大

臣薦公才可用乃改常州常股肱郡守符蓋不輕畀及
入對所陳皆當上意且行矣會有間言乃改知泰州泰
亦名城也公下車已六十殊無倦意祀社稷陟降盥薦
恪敬不懈學校釋奠罷服有如禮令者一昏正之盡
買國子監書以惠諸生王公明容墓在郡境遣郡僚致
奠人士為之興起既擢為尚書吏部郎分職侍郎西銓
吏畏縮不敢肆孤遠微眇悉得自伸譽望日著以紹熙
三年五月某甲子遇疾損館舍享年六十有四寄祿至

朝請大夫八月庚申葬於會稽陶山西塢祔正議墓娶
常氏封宜人以賢稱於族黨先公一年卒丈夫子二人
溱文林郎新知衢州常山縣有志節執喪如公喪考妣
時濂將仕郎女子二人長嫁承直郎常州晉陵縣丞徐
邦傑次尚處孫男女二人男曰隨與其妹皆尚幼公家
世顯於累朝天資穎異讀書一過目輒不忘尤長考訂
異同其於官名地里軍制民賦雖甚細微皆能講畫窮
盡無所放軼屬文有體制筆法簡遠其尺牘尤為時所

珍愛往往藏去少從張公子韶徐公端立汪公聖錫遊
皆期之甚遠晚學於朱公元晦盡門人禮元晦亦稱其
善學初公從父有著魏公談訓者未及成或附益之正
議嘗以為有可更定者而未及書公卒成之藏之家塾
又著魏公年譜一卷累歲乃成識者貴之公既歿之年
漆乃以吕君祖儉狀來請銘某曾大父太尉隧銘實出
魏公而正議之銘則某實書之又少時獲獨拜正議於
床下退而與公相從甚久山陰之居又俱在城西南相

望煙水間扁舟往來交好不薄故為之銘銘曰

維相魏公克有全德蓄畬三世是生訓直事賢友仁政
則宜民晚纔為郎志不盡信陶山之腋松枯孔碩義義
高丘過者必式

陸氏大墓表

山陰陸氏大墓九里袁家嶼曰二評事諱忻配李氏祔
是為某之七世祖九評事諱郇配范氏祔是為某之六
世祖光祿卿贈太子太保諱昭配福昌縣君贈昌國夫

人李氏祔是為某之五世祖九評事冢前少右有小冢
或以為殤子昌國冢傍又有冢差小或以為其弟不可
考也四世祖太傅公始別葬焦塢而元配靖安縣君贈
崇國夫人吳氏猶祔大墓紹聖九年先大父楚公懼寢
遠失傳墓上皆立石表自是詎今又九十五年中更兵
亂惟太保冢可識餘皆迷不知處歲時祭於太保冢前
而已淳熙十二年三月或為某言鄉民鉏麥得石表草
間蓋陸氏祖墳亟往視之則二評事冢也幸不毀乃從

父老參訂不三日盡得之石表皆在封識如新而地多
為人冒沒聞某至迭相質證於是侵地皆歸培冢築垣
闢道斂木而陸氏大墓皆復其故某老矣羣從有曾孫
行其視二評事已十世世益遠則大墓守護或益怠故
具書始末於石以告後之人淳熙十五年正月日朝請
大夫權知嚴州軍州事某謹書

詹朝奉墓表

新定遂安縣詹氏為郡望族自先祿公諱良臣以死勤

事被褒顯書其事於國史少保公諱大方純誠質厚為
中興賢輔薰陶漸漬子孫皆以學行顯聞雖未必皆至
貴仕而學行淵粹論議堅正師友稱其賢鄉閭服其化
身歿而不泯若故朝奉郎諱靖之字康仲及其子承奉
郎諱長民字子齊者是矣某謹按家傳及質之鄉人所
傳朝奉公以少保遇郊祀恩補承務郎歷浙東安撫司
主管機宜文字監潭州南嶽廟婺州金華常州宜興縣
丞浙東提舉常平司幹辦公事通判靖州卒於官舍年

五十二葬淳安縣仁壽鄉拜山之陽初將赴金華而代者以私故欲遷延而重於自言既遣吏來迓公始聞之亟出避吏至家人告以適他郡後數月乃往郡委以受輸而公所親有居部內者貧不能及期公亟代之輸民聞之莫敢後嵎有筮者徐生嘗倉卒繫獄無妻孥有田數畝預書券屬其友驚之友驚而有其直徐生出訟於有司久不決公詰以數語得其情宜興到官纔再閱月會兄得疾甚篤丐歸視疾郡不許乃棄官歸郡督還甚

厲公卒不可曰寧坐法不忍有負於孝悌也人服其決
郡亦卒無以罪浙東茶鹽司同僚有嫚公者公置不較
及其人遇疾卒妻前死男女皆幼稚貧甚歛具歸裝一
切皆出公力又為營其葬及嫁孤女之費無憾而後已
公雖閒居無厚積餘藏然勇於為義有婚姻不能舉及
疾病死喪之急慨然助之忘其力之不足也所親鄭椿
年官於嚴公以嫌不數見一日椿年卒有子在外名曰
似宗而未及以歸及卒有致仕恩族子自其鄉來哀經

而入將冒取官公力排出之求得似宗卒官之公所為
大率類此不可槩舉古所謂可以屬孤託死者公真其
人也公娶王氏封安人賜冠帔後公四年卒子七人長
民承奉即前公三年卒阜民文林郎新寧海軍節度推
官表民出繼公弟徽之仕至從事郎常州無錫縣丞卒
定民少有疾亦已卒又民從事郎前楚州司戶參軍養
民仁民未仕女子二人朝請郎前通判湖州曾槃朝散
大夫直華文閣前淮南轉運副使石宗昭其壻也孫七

人強學好學好問好禮好謙好修好信承奉君以少保
遺表恩補承務郎遷承奉郎歷監紹興府都稅院鎮江
府排岸兼拆船公事卒於家享年二十七葬祔世墓之
次君所至勤其官在紹興時府遣官檢察所遣者無以
為功則肆為侵刻行道為之咨嗟君與爭不聽即自劾
去故時鎮江排岸官兼掌總領所逋欠綱運官吏君至
閱視凡八九十輩皆飢寒疾病或父死而督其子君慨
然為之言皆得挺繫以去未幾屬疾謁告歸省郡持不

可此得請則疾已篤矣朝奉公見其癰瘡驚問故以實告且曰懼為親憂故不敢左右聞者皆感歛自是疾遂不可為而君每見父母輒以有瘳告痛楚則忍不發聲懼親之聞也君從吾友呂祖謙伯恭學伯恭門人數百君以孝謹好學屢見稱歎比卒伯恭哀之見於讞辭雖位下而年不遐亦可不泯矣娶馮氏子一人強學初朝奉公之子阜民以父兄遺事屬子為墓表且曰願共為一碑而疑古未有比子謂石元懿公熙載及其子文定

公中立實同一碑故相蘇魏公所為也是為比後世尚有攷焉慶元某年某月某日中大夫直華文閣致仕山陰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撰

孫君墓表

會稽餘姚縣有士曰孫君名椿年字永叔其先山陰人當仁宗皇帝時有諱汙者仕至樞密副使有忠直名謚威敏威敏之弟曰洞洞生儼始東徙餘姚儼生璣璣生繹繹生述君之考也以君貢南省遇慶壽恩補修職郎

實始聚書館士人以善其子弟子弟多自奮於學而君尤知名間遊四方從老師宿儒受學尤好左氏春秋班氏漢書司馬氏通鑑平居至忘寢食遇其得意時時著說以發明三家奧指多世儒所不及又從長老及有識者講國家兵興以來理亂得失之故某事可法某事可戒至於淮江以北極於司并幽薊山川險要及前代用師餽糧道路所出言之莫不詳盡聽者忘倦使君得至人主前口論手畫極利害是非之實以感悟上聽安知

不見拔用而成功名哉士固有幸不幸未易以成敗論也晚預特奏名人皆謂公且遇合乃復以不合有司意入下第時有詔例補嶽祠君辭焉然君年未六十識者以為學識如此安知終不合而君不幸死矣君雖終不合以死然居家可紀者多尤篤於孝友兄早死諸孤猶襁負父母哀之君曰某在兄不亡也父母為損哭泣君於是奉嫠嫂撫孤姪盡敬盡愛父母既終視平日加篤立義居法度寬裕而密察可久不廢兩院子弟分授諸

經擇名師遣從學朋遊亦謹擇以故皆有學行可稱姉
適里中胡氏夫婦皆早卒君撫孤恩意甚備不幸其孤
又早夭君益哀憐之復為立後胡氏之祭繫君力得不
絕晚倣范文正公義莊之制贍其族長幼親疎咸有倫
序歲以為常有餘又以及姻戚故舊無遺力紹熙中歲
旱米價日翔君悉發廩貸里人明年稼登糴賤來償者
止受其米如初貸之數有鬻屋廬將散而之四方者君
必貸之以錢如鬻屋之數曰所得幾何奈何捨鄉里而

去以此旁近無流徙者縣並海隄防數決在仕者欲決湖募人耕其中積粟為築隄費君爭不可曰捍海固利矣決湖則無以灌溉歲且饑利不補害請出私金率鄉里共營之隄可成卒如君言而湖利亦得不廢君之所為大槩類此觀者可知其磊落不凡矣君享年五十有九以慶元五年二月壬申卒卜以明年十二月甲申葬於龍泉鄉澄清之原娶吳氏子四人之宏之亮之望之穎皆有學行之宏之亮嘗同試禮部女一人歸廸功郎

衢州州學教授史彌忠亦知名士既納銘窆中又來請
文以表墓上於序義修而命室施豐而報書維報不忒
亦不在並尚其後人克肖君德慶元六年十月中大夫
直華文閣致仕陸某表

何君墓表

詩豈易言哉一書之不見一物之不識一理之不窮昏
有憾焉同此世也而盛衰異同此人也而壯老殊一卷
之詩有淳漓一篇之詩有善病至於一聯一句而有可

玩者有可疵者有一讀再讀至十百讀乃見其妙者有
初悅可人意熟味之使人不滿者大抵詩欲工而工亦
非詩之極也鍛煉之久乃失本指斲削之甚反傷正氣
雖曰名不可幸得以名求詩又非知詩者纖麗足以移
人夸大足以益衆故論久而後公名久而後定嗚呼難
哉予固不足為知此道者亦致其意久矣顧每不敢易
於品藻蓋彼昏廣求約取極數十年之力僅得其所謂
自喜者以示人而我乃欲一覽而盡其可乎何君名連

字思順能詩終身不自足而卒卒後予友人曾樂道輩
仲至始介思順之子羨以遺橐屬予表墓且言思順平
生欲見子而不果故有斯請予年近九十病卧鏡湖上
凡以文章來者積架上不能省一日取思順詩讀之不
覺起坐太息曰今世豈無從事於此者如思順蓋未易
得也不以字害其成句不以句累其全篇超然於世俗
毀譽之外予之恨不一見其人甚於其人之願見予
也思順曾大父諱粹中大父諱汝能父諱松東陽人

以嘉泰三年九月十一日卒年五十有一兩娶郭氏皆先卒以開禧元年十一月二十日合葬於仁壽鄉陂頭山之原子一人女長適進士郭榮次尚幼開禧二年四月戊寅太中大夫寶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表

孺人王氏墓表

孺人王氏名中字正節灘州北海人曾大父諱競朝議大夫直祕閣大父諱慎修廸功郎贈中奉大夫父諱岬

贈承事郎字季夷負天下才名孺人嫁司馬文正公元
孫龍圖閣待制諱伋之仲子通直郎新權發遣信州軍
州事遵司馬君亦有文學政事稱其家登用於朝孺人
實相之人謂季夷雖坎壈不偶以死而三子皆知名士
夫人復以賢婦稱天所以報善人亦昭昭矣司馬君簽
書寧海軍節度判官公事孺人不幸遇疾卒時嘉泰三
年二月初二日也得年四十有四司馬君來赴告曰亡
婦不逮事君姑其事舅及少姑皆盡孝執喪中禮而哀

有餘至除喪猶不能自抑司馬大族也孺人承上接下肅敬明恕既歿哭之皆哀以開禧二年十二月壬申葬於會稽山陰清嶠北塢之原三子拓棟操二女尚幼子與待制及季夷少共學情好均兄弟兩公又皆娶子中表孫氏則表儒人之墓宜莫如予乃泣而書之太中大夫竇謨閣待制致仕山陰縣開國子食邑五百戶賜紫金魚袋陸某書

令人王氏壙記

於虆令人王氏之墓中大夫山陰陸某妻蜀郡王氏享年七十有一封令人以宋慶元丁巳歲五月甲戌卒七月巳酉葬祔君舅少傅君姑魯國夫人墓之南岡有子子虞烏程丞子龍武康尉子恢子坦子布子聿孫元禮元敏元簡元用元雅曾孫阿喜幼未名

渭南文集卷三十九

欽定四庫全書

渭南文集卷四十

宋 陸游 撰

祖山主簿銘

嘉州天王禪院景倫師有二弟子孟曰紹覺仲曰紹祖
倫且老歎曰孰能問法南方以大吾門者乎於是覺請
行曰不可使師有恨祖請畱曰老人不可以莫養也覺
南遊得法居蘄州五祖山而祖左右就養先意承志終

身不去倫欲新其廬祖則雨濡日炙出入閭巷累年崇
成鬱為寶坊倫飲食往來者祖則高囷大庖床敷潔溫
凡至者如歸焉皆曰倫師可謂有子矣祖既老亦有二
弟子曰海慧海澄慧萬里走閩中求大藏經以歸祖不
及待而澄實送終其撰次祖行實以求子銘者慧弟子
法琳也是倫師不獨有子子又有孫何其盛哉世所謂
學士大夫蹈義秉禮終其身者或鮮矣況至四世閱百
年而不失者乎予於是有感焉祖姓楊氏字繼遠世居

龍游歿以乾道四年十月某甲子年七十五葬以五年二月某甲子銘曰

峨岷之麓鬱鬱方墳維爾有承以弋吾文

定法師塔銘

淳熙四年予自梁益還吳益西遊九年矣耆老凋落朋舊散徙無與晤語而少年學問日新議論鋒出亦莫與顧為之懽懽不樂一日有叩戶者攝衣迎之則所謂惠定法師也風骨嶢嶢如太華之立雲表議論衮衮如黃

河之行地中為予談諸經辭指精詣往輒破的窮日夜不休予作而曰公生聲一輩人予懼不足以辱公友也會予復出仕又三年廼還屏居鏡湖之西略無十日不過予霰雪風雨往往留不去予方以譴斥退亦安於不遇意者相從湖山間有老而師不幸死矣其徒來乞銘師字寧道姓王氏世為紹興山陰人幼歲從錢清保安院子堯道人得度出遊四方從道隆師會景崇三師授華嚴義盡得其說至超然自得出入古今不妄隨不苟

異三師蓋莫能屈也衆請住戒珠省院未幾棄去時大
慧禪師宗杲說法阿育王山師慨然往造其居所聞益
廣學者宗之起住妙相徙觀音復還省院昏蕭然小刹
羹藜飯豆人不堪其枯槁然著書不少輟若金剛般若
經解法界觀圖會三歸一章莊嶽論已盛行於世餘在
稿者猶數十百篇以淳熙八年十二月二十四日焚香
說偈示滅年六十八僧夏四十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葬於錢清得法弟子妙定了洪了悅得度弟子了知了

端了達初師著金剛解成持以示予語之曰昔德山見
龍潭言下悟盡焚金剛疏鈔公見大慧而歸更著此解
與德山孰優師笑不啻豈魯之善學柳下惠者歟銘曰
木葉旁行九譯而東維此雜華衆經之宗肇自有唐世
以名家師如巨舟極其津涯著書至死此亦奚求承其
師傳以絕為羞我祖弔之遺書滿室喟然作銘用魏逢
掖

良禪師塏銘

禪師處良字遂翁會稽山陰劉氏子紹興五年甫九歲以童子得度十三歲遊諸方僅勝衣笠路人為之驚歎初為妙喜禪師宗杲侍者又從萬菴禪師道顏為書記遂翁英邁玉立遊二師間皆受記別餘事能文詞善筆札諸方翕稱良書記然亦以議論皦核不少假借不為諸方所容妄一比丘輒得名山壯剎遂翁獨陸陸衆中嘗居嘉興法喜院舉香為萬菴嗣蕭然數僧食財半菽再歲退廬會稽海上今太常尤公延之守臨海起遂翁

領紫橐復以縣大夫不樂棄去久之領崑山薦嚴資福寺遂以疾逝淳熙十四年六月戊寅也遺言藏骨廬山智林寺寺萬菴與遂翁所同建也近之日手書求銘於予銘曰

山棲谷汲利欲靡及孰擠使躋道成謗集廬阜峨峨浮屠岌岌吾識其封身沒名立

高僧猷公塏銘

宋山陰有高僧曰子猷字脩仲晚自號笑雲老人宏材

博學高行達識卓然出一世之表雖華嚴其宗而南之
天台北之慈恩少林之心法南山之律部莫不窮探歷
討取其妙以佐吾說雖浮屠其衣百家之書無所不讀
聞名儒賢士雖在千里之遠必往交焉篤行義勵風操
嚴取與一得喪接物簡而峻不屈於富貴有以供施及
門者苟禮不足雖累百金輒拒不取於序賢哉脩仲出
陳氏生七歲從同郡大善寺晏時為童子十有二歲祝
髮受具習華嚴經論於廣福院擇友得其學又遊錢塘

見惠因院師會博盡所疑二師皆自以為弗迫遂還山陰說法於城東妙相院僅二十年學者常百餘人脩仲厭其近城市思居山林乃捨衆遯於梅山上方學者不肯散去而院隘不能容相與言於府願迎脩仲還妙相於是法席加盛於昔所著書大行於世院亦益葺號為壯刹大慧禪師宗杲過而異之為留偈壁間然脩仲竟棄去學者猶不捨又說法者三最後住姜山閱三年喟然歎曰老矣將安歸邪亟橐書歸梅市結菴以老淳熙

十六年八月二十有六日忽命舟楫別平日所往來者
明日晨起說法遂坐逝壽六十有九又三日火化得舍利
五色粲然弟子即菴之西建塏奉靈骨及舍利以葬
脩仲度弟子四人戒海戒先戒明戒堅戒先傳家學而
四方之學者得法出世又十有七人隱於衆者蓋以百
數脩仲之道其傳又可涯哉戒明來乞銘銘曰

子嘗觀古高僧窮幽闡微能信踐之不為利誅不為勢
撓未嘗不與學士大夫同也考脩仲之為人可謂有古

高僧之風矣吾予之銘非獨以厚故人蓋亦天下之公也

別峰禪師塋銘

南山自長安秦中西南馳為嶠為岷岷東行紆餘起伏
歷蠻夷中跨軼且千里然後秀偉特起為三峰摩星辰
蓄雲雨龍蟠鳳翥是名峨峩山通義犍為二郡實在其
下人鍾其氣為秀民傑士出而仕者固多以功業文章
擅名古今至於厭薄紛華棄捐衣冠木食澗飲自放於

塵垢聲利之外而不幸為人知不能遂其隱操亦卒至
於光顯榮耀者如別峰禪師是也師名實印字坦叔生
為龍游李氏子世居峨嵋之麓少而奇警日誦千言然
不喜在家乃從德山院清遠道人得度自成童時已博
通六經及百家之說至是復從華嚴起信諸名師窮源
探蹟不高出同學不止論說雲興泉湧衆請主講席謝
不可圍悟克勤禪師有嗣法上首安民號密印禪師說
法於中峰道場廼挈一笠往從之一日密印舉僧問巖

頭起滅不停時如何巖頭叱曰是誰起滅師豁然大悟
自是室中鋒不可觸密印恨相得之晚會圓悟自南歸
成都昭覺乃遣師往省因隨衆入室圓悟舉從上諸聖
以何法接人師舉起拳圓悟曰此是老僧用者孰為從
上諸聖用者師即揮拳圓悟亦舉拳相交大笑而罷圓
悟歎異之曰是子他日必類我師留昭覺三年密印猶
在中峰以堂中第一座致師師辭密印大怒曰我以法
得人人不我傳尚何以說法為欲棄衆去衆皇恐亟趨

昭覺羅拜懇請圓悟亦助之請始行道望日隆學者爭
歸之雖圓悟密印不能捨也久之南遊見瀋山佛性泰
福嚴月菴果疎山草堂清寄目擊而契或以第一座留
之師潛避以免最後至徑山見大慧杲大慧問曰上座
從何處來師曰西川來大慧曰未出劔門關與汝三十
棒了也師曰不合起動和尚時徑山衆千七百雖耆宿
名衲以得棲笠地為幸顧為師獨掃一室堂中皆驚大
慧南遷師亦西歸始往臨邛鳳皇山舉香嗣密印歷住

廣漢崇慶武信東禪成都龍華眉山中巖復還成都住
正法道既盛行士大夫亦喜從之遊築都不會菴松竹
幽邃暇日名勝畢集聞師一言皆自謂意稍稍或間濶
輒相語曰吾輩鄙吝萌矣其道德服人如此俄復下硤
抵金陵應菴華方住蔣山館師於上方白留守張公燾
舉以代己師聞即日發去會陳丞相俊卿來為金陵以
保寧延師俄徙京口金山學者傾諸方金山自兵亂後
雖屢葺莫能成至是始復大興如承平時而有加焉異

時居此山鮮踰三年者師獨安坐十五夏潭帥張公孝
祥嘗延以大為山師與張公雅故念未有以却而京口
之人自郡守以降力爭之卒返潭使魏惠憲王牧四明
虛雪竇來請師度不可辭廼入東凡住四年樂其山林
有終老之意而名益重被敕住徑山淳熙七年五月也
七月至行在所至尊壽皇聖帝降中使召入禁中以老
病足蹇賜肩輿於東華門內賜食於觀堂引對於選德
殿特賜坐勞問良渥師因舉古宿云透得見聞覺知受

用見聞覺知不墮見聞覺知上悅曰此誰語師曰祖師
皆如此提倡亦非別人語上為微笑時秋暑方熾師再
欲起上再留使畢其說廼退後十餘日又命開堂於靈
隱山中使齋賜御香恩禮備至十年二月上製圓覺經
注遣使馳賜且命作序師廼築大閣祕奉以侈上恩師
老益厭住持事門人懼其遠遊不返相與築菴於山北
俟其歸今上在東宮書別峰二大字榜之十五年冬奏
乞養疾於別峰得請明年上受內禪取向所賜宸翰識

以御寶復賜焉紹熙元年冬十一月忽在見今住山智
策告別策問行日師曰水到渠成歸取幅紙大書曰十
二月七日夜鷄鳴時如期而化奉蛻質返寺之法堂留
七日顏色精明鬚髮皆長頂溫如沃湯是月十四日葬
於別峰之西岡壽八十有二臘六十有四得法弟子梵
牟宗性道奇智周慧海宗璨等得度弟子智穆慧密等
百四十有七人有慧綽者山陰陸氏子當以蔭得官辭
之從師祝髮又得記荊遜迹巖岫終身不出師既示寂

上為敕有司定謚曰慈辯且名其塋曰智光菴曰別峰
極方外之寵師說法數十年所至門人集為語錄晚際
遇壽皇被宸翰咨詢法要皆對使者具奏將化說偈尤
奇偉已別行於世此不悉著三年三月法孫宗愿走山
陰鏡湖屬某銘師之塋某與師交最久嘗相約還蜀結
茆青衣喚魚潭上今雖老病義不可辭銘曰

圓悟再傳是為別峰坐十道場心法之宗淵識雄辯震
驚一世矯乎人中龍也海口電目旋期稱道卓乎澗壑

松也叩而能應應已能默渾乎金鐘大鏞也師之出世如日在空升於暘谷不為生隱於崦嵫其可以為終乎

海淨大師塏銘

乾道中史魏公以故相牧會稽嚴重簡貴士大夫非素負才望莫得登其門顧每召靈祕院僧智性與語有大興造輒以付之性公時年且七十亦輒受命不辭已而事皆井井有條理邦之人始服魏公之知人雖方外道人任之亦能舉其事如此又歎性公之不負所知也及

淳熙末予還朝典南宮牋奏兼領祠部而會稽守言靈
祕院本遽篠袁丈地智性以孤身力成之今為名剎請
以其徒世守之報可予雖會稽人然自魏公去不復見
性公乃驚歎曰是道人尚在邪又五年予卧疾鏡湖上
性公法孫德恭來告曰公以紹熙三年六月五日示化
將奉遺骨塋于小夾山且來請銘性公本會稽山陰蔡
氏子七歲從廣福院崇教大師慧超祝髮九歲賜紫方
袍號海淨大師坐八十三夏住靈祕五十一載年九十

度弟子七人。覃永宗、慶宗、亮宗、振宗、懋宗、寶宗、一孫、四人。德和、德恭、德興、德椿、曾孫二人行。昭行、聞銘曰：龜食簞從宅。此山阿陵谷有遷吾銘不磨。

松源禪師塔銘

松源禪師名崇岳，生於處州龍泉之松源。吳氏故因以自號。自幼時已卓犖，不羣。處羣兒中，未嘗嬉宕，稍長聞出世法，慕嚮之年二十三，棄家衣掃，塏服受五戒於天明寺。首造靈石妙禪師，繼見大慧杲禪師於徑山，久之。

大慧陞堂稱蔣山應菴華公為人徑捷師聞之不待旦而行既至入室未契退愈自奮勵中夜自舉衲子無佛性話豁然有得即以扣應菴舉菴世尊有密語迦葉不覆藏師云鈍置和尚應菴勵聲一喝自是朝夕咨請應菴大喜以為法器說偈勸使祝髮棟梁吾道隆興二年師始得度於臨安西湖白蓮精舍自是徧歷江浙諸大老之門罕當其意乃浮海入閩見乾元木菴永禪師一日辭木菴欲往黃檗木菴舉有句無句如藤倚樹師云

裂破木菴云瑯琊道好一堆爛柴聲師云矢上加尖如是應酬數反木菴云老兄下語老僧不過如此祇是未在他日拂柄在手為人不得驗人不得師云為人者使博地凡夫一起入聖域固難矣驗人者打向面前過不待開口已知渠骨髓何難之有木菴舉手云明明向汝道開口不在舌頭上後當自知逾年見密菴於衢之西山隨問即答密菴微笑曰黃楊禪爾師切於明道至忘寢食密菴移住蔣山華藏經山皆從之一日密菴入室

次問傍僧不是心不是佛不是物師侍側豁然大悟乃云今日方會木菴道開口不在舌頭上自是機辯縱橫鋒不可觸木菴又遷靈隱遂命師為堂中第一座旋出世於平江澄照為密菴嗣遷江陰之光孝無為之治父饒之薦福明之香山平江之虎丘皆天下名山惟治父最寂寞又以火廢師一臨之四方名衲踵至棟宇亦大興人謂師能使所居山大慶元丁巳年適靈隱虛席僉曰安得岳公來乎果被旨以畀師驩聲如潮居六年道

盛行得法者衆法席為一時冠而師有棲隱之志即上
章乞罷住持事上察其誠許之退居東菴俄屬微疾猶
不少廢倡道忽垂一則語以驗學者曰有力量人為甚
麼擡腳不起開口不在舌頭上又貽書嗣法香山光睦
雲居善開傳以大法因書偈曰來無所來去無所去瞥
轉玄關佛祖罔措跣趺而寂實嘉泰二年八月四日也
得年七十有一坐夏四十奉全身塋於北高峯之原塋
成之四年香山遣其侍者道孚以銘屬某某方謝事居

鏡湖上年過八十病卧一榻得書不覺起立曰亡友臨川李德遠浩實聞道於應菴蓋與密菴同參李德遠每與某談參問悟入時機緣言句率常達旦今讀師語峻峭崑萃下臨雲雨如立千仞之華山蹴天駕空駭心眩目如錢塘海門之濤虎豹股栗屋瓦震動如漢軍昆陽之戰追思德遠所言然後知師真臨濟正宗應菴密菴之真子孫也銘曰

臨濟一宗先佛正傳應菴父子以一口吞金圈栗蓬晚

授松源松源初心論却參禪於一笑中疾雷破山坐八
道場衆如濤瀾金鏃脫手碎首裂肝彼昏何智萬里鐵
關後十大劫摧山湮川法力所持此塏歸然

退谷雲禪師塏銘

佛照禪師有嗣子曰淨慈報恩光孝退谷禪師名義雲
生於福州閩清黃氏世為士禪師幼入家塾成童入鄉
校穎異有聲既冠遊國學因讀論語中庸有所悟入後
聞龜峯山堂淳禪師說法遂自斷出家從山堂祝髮徧

遊江湖至吳見鍊菴一大禪為侍者一日室中聞國師
三喚侍者話師亟舉手掩其口又問曰侍者三應又作
麼生師拂袖徑出鍊菴大喜時佛照倡道靈隱師往依
之及佛照移育王師從其行歷十年為堂中第一座佛
照聞其說法歎曰此子提倡宛如雪堂行和尚吾鉢袋
有所付矣遂出住香山居五年徙台州光孝又徙鎮江
甘露會平江虎丘萬壽皆欲延師師聞萬壽頗廢即欣
然就之淮南轉運使虞公儔又以長蘆來招師與虞公

有雅故又從之會育王虛席朝命師補其處時佛照方居東菴父子曰相從發明臨濟正宗學者雲集會有魔事師即捨衆退居香山蓋將終焉而朝命又起師說法淨慈恩光赫奕都邑聳動一日領衆持鉢畿邑是夕寺災無遺宇此師歸獨三門巍然在瓦礫中師不動容曰成壞相尋亦豈有常今日之壞安知不為四衆作福之地哉天子聞之出內庫金以賜自重臣貴戚以下傾橐輦金惟恐居後未期年廣殿遽庶崇閣傑閣益愈於前

日矣於是上為親御翰墨書慧日閣三大字賜之開禧
二年五月師示微疾六月朔旦辛亥作偈別衆曰意烏
猝嗟萬人氣索佛法向上何曾踴著臨行業識茫茫一
任諸方卜度遂寂後九日弟子處約等奉全身塏於寺
之東北隅世壽五十八僧夏五十五住山十九載度弟
子四十有畸學者集師語為七會錄行於世師初欲以
復佛殿屬予記之未及而棄世於是處約等以西堂可
宣禪師之狀來求予銘適予老疾弗克就宣公又以書

來固請而師之侍僧處訥者留逾年不肯去辭指懃款
予爲之歎曰師之在育王也將新僧堂而陰陽家以爲
法所禁將不利於主人師奮不顧排衆說力爲之堂成
而魔果作遂去陰陽家之說使人拘而多畏然其法本
出流俗不待師之明知其妄決矣雖或適中終爲不足
信也又師在淨慈遭火患滌地皆盡度非金錢累億萬
且假以歲月必不能成師談笑盡復舊觀議者或以爲
師之才用絕人見於此者則亦陋矣此事若澄觀輩則

可稱大善知識直遊戲爾師所以獨立一世者豈直以此哉師示衆有曰鳥道孤危玄關妙密在曹洞宗旨亦奇矣若較臨濟直是天地懸隔此足以知師能斷圓悟妙喜佛照之大作用者自有所在也銘曰

猗歟雲公自儒衣奮為東菴子無示無問上距圓悟四世而近龍象蹴踏獅子奮迅或以其室目不容瞬丹碧南山蓋其游刃於談笑頃變化煨燼以此論師其殆未盡譬如觀海測以尺寸我銘不磨百世其信

渭南文集卷四十